

“傻瓜”的进化

□ 张仁干（江苏东台，文字工作者）



漫画/崔泓

大学时我迷上摄影。擅长摄影的大宝同学，成了我的入门老师。

在校园里，我捧着 120 相机，跟在他后面取景、拍摄。晚上，钻到学生会那间暗房冲胶卷。直到“傻瓜相机”问世，才大为改观。它把光圈、快门、对焦这些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掌握的复杂技术，压缩成一个按钮。“傻瓜”都会拍。

此后几十年，数码技术、互联网、人工智能，一波接一波地涌来。那个“让事情变简单”的逻辑，从相机蔓延到了几乎所有领域。

从“傻瓜相机”到“人工智能”，名字里都带着“让使用者省心”的承诺。

但一个本质的变化发生了。相机替你管的是技术参数，可构图、选景、

按下快门的判断，还是你的。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替你决定“想什么”：你还没动笔，它已经给出大纲；你还没想清楚问题，它已经给出答案；你还没开始思考，它已经替你思考完了。

清初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里说过：“好逸恶劳，亦犹夫人之情也。”人性本来就懒得动、懒得想。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不过是让“懒人”越来越有市场。商家正是瞄准了这个天性，不断推出迭代的智能产品：你懒得打字，就给你语音输入；你懒得思考，就给你 AI 生成；你懒得动手，它就替你做一切。工具投合人性，人性又纵容工具。

越来越聪明的人工智能，正在侵蚀着发明它的人类的思考力。这种消

蚀，如温水煮青蛙，不知不觉。它不在某天突然发生，而在每一次“让 AI 替我写”的点击里，每一次“懒得想，先搜一下”的习惯里，每一次“差不多就行”的妥协里。水温在慢慢升高，青蛙浑然不觉。

有趣的是，如今有人专门收购早期的“傻瓜相机”——那些被数码单反淘汰的卡片机，突然又值钱了。当所有人都用手机拍“智能优化”的照片时，那种有瑕疵、有颗粒感、不那么“完美”的卡片机照片，反而成了稀缺品。当 AI 生成的完美文案铺天盖地，那个磕磕绊绊、带着个人体温的初稿，就是那台“卡片机”。

一切智能，都只是工具。正确的人机关系永远是：你先写下第一行字，哪怕再烂，那是你的；然后可以让工具帮你修改。起点，必须是你自己。

所以，“傻瓜”的进化走到今天，需要换个走法。不是退回到不用工具的时代，而是在越来越聪明的工具面前，主动给自己找点“不傻瓜”的事做。故意不用导航，走错路再找回来；写文章时不先搜资料，硬着头皮先把框架憋出来；看到 AI 给出的答案之后，多问自己一句：“我同意吗？我的想法是什么？”

这不是跟智能过不去，是跟自己过不去——跟自己那点正在退化的能力过不去。